

和墙壁较劲的人

4月,杭州壁球手要去台北过招

文 / 本报记者 刘威 摄 / 姚志伟

雪白的墙上,一个个黑色的痕迹,密密麻麻,分布均匀。这不是调皮孩子的恶作剧,而是打壁球留下的。三面围墙,壁球爱好者们置身其中,快乐地挥拍击打。翁航丰就是其中一员,这位公司的部门主管打起壁球来可一点也不含糊。



晚上8点钟,走进杭州市体育馆四楼的壁球馆,刚一进门就听见里面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——大家正在打着球呢。

之前,记者并不认识翁航丰,问了问在场地里打球的人,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他,“你找翁教练啊?往里面走,他应该在一号房打球。”

壁球馆共有四片场地,每片场地的最外面一端是透明的玻璃,里面就是三面墙壁。走到最里面的一号房,看见了翁航丰,戴着副眼镜,一身运动装扮,正和一位朋友拿着拍子朝一个黑色的小球猛抽。

“以前,我常来体育馆打羽毛球,05年年初体育馆有了壁球场馆。有天,我在二楼打完羽毛球后,闲着没事就上四楼的壁球馆逛逛,正好看见有人在打球,球在他和墙壁之间不断穿梭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打,于是我就厚着脸皮,上去要求和他一起打打试试。那人也很爽快,邀我进去,给了我一副球拍,让我和他一起打。”

这一不小心的经历,便开始了翁航丰与壁球的不解之缘。“这位邀我一起打球的朋友是位香港人,叫欧阳光,在杭州的一家酒店做部门主管,他在香港的时候,就常常和朋友一起打壁球。来了杭州后,没了打球的伴,我的出现倒还解了他的苦闷,呵呵。我之后就常常约上他一块打球,和他也成了朋友。”

凭着羽毛球的功底,翁航丰很快地掌握了壁球的基本动作,在香港朋友的指点下和交流中,水平提高得很快。迷上壁球后,翁航丰不再打羽毛球,全身心投入到壁球中。“我经常拖着欧阳光一起打球,一打就是3、4个小时,每次打得筋疲力尽,我才罢休。一开始,我都打不过欧阳光,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。打了一个多月后,大家水平已相差无几,欧阳光还常常大比分输给我。”

2005年4月,只打了三个多月壁球的翁航丰,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壁球新秀大奖赛。“当时去参加比赛,我只是抱着玩玩的想法,想看看自己和全国高水平的新人们到底有多少差距,可没想到一路杀到了决赛,最后还竟拿了冠军。”这个冠军,让翁航丰非常喜悦,“我也就打了3个来月,没想到就拿到了全国性的冠军,这下让我对壁球更为痴迷了。”

5月,翁航丰又参加了上海东亚壁球公开赛,凭着一股

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,他再拿冠军。在之后的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,翁航丰又代表浙江队获得了团体赛第六名。“现在除了工作,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给了壁球。不是为了拿冠军,而是从壁球中,我获得了很多快乐!”

翁航丰除了自己打球外,还和很多杭州爱好壁球的朋友组织了杭州壁球会,现在固定人员差不多已有300多人,每周都会组织两到三个晚上到杭州市体育馆打球。

翁航丰的角色也从运动员转变成了教练,虽然教人打球没有自己打快乐,但看着别人参与壁球活动的快乐样子,翁航丰也享受着教新手打球的乐趣。

现在翁航丰在他的壁球世界里充当着各种角色,运动员、教练、杭州壁球协会会长等等。目前,他正在积极备战,4月,他们将前往台北,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城市杯壁球邀请赛,之后还会参加全国体育大会的壁球比赛。

【我们的壁球印象】

《野蛮女友》里那个倒霉男友

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,初学壁球的话,会不会像《野蛮女友》里的金太贤,被壁球打得找不到北,鼻子上血都被打出来?让我们忍俊不禁的同时,也为学壁球捏了把汗。

“作为初学者,我们不必担心被球打中,球打到脸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,最多就是碰到身体,但是那种碰撞其实并不痛,金太贤那种连续被击打到脸的情况,应该是倒霉到家了才会碰到的吧。”翁航丰笑着为壁球正名。

【杭州的壁球实力】

全国有1/5裁判在杭州

目前全国大概共有70多名裁判,浙江20人,而杭州有14名,翁航丰就是其中一员,他已拿到了国家B级的裁判员证书。此外,翁航丰还拿到了中国壁球协会颁发的教练资格证,到目前为止浙江就只有他一人。现在省里、市里,甚至周边地区只要一有比赛,组委会都会邀请他协助参与。